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九十回 訪惡霸倉廠除害 行善事羅漢臨凡

且說施公聽關小西一番言語，忙問道：「你們訪出倉上弄弊之人，不知是何人，姓什名誰？住居何處？只管說來！」三人聞賢臣究問此事，小西回道：「大人若問根由，提起來這些人名頭，俱皆不小。皇親索國舅，有一個管家姓路名通，五府六部衙門，俱皆相熟。夙日結交官吏，勾串倉上花戶，逢二、八月開倉之時，暗行舞弊，諸事橫行，黑檔子米，竟敢大車小輛，任意運出倉門。還有幾人皆是八旗滿、漢、蒙古人，京都著名的。橫行無道，仗著皇親國戚府門上的管家、太監，時常往來，所以大膽胡為。有一人名叫常泰，也是國舅府中的惡奴。滿洲驍騎阿達敦的蒙古領催花拉布——外號人稱臊韃子。一名額士英，漢軍領催——外號人稱鑽倉鼠。這些人走眼甚大，合倉大小官吏皆通，黑檔米出來的，實係不少。小人等訪查俱已是實，並不敢妄言。大人必須在開倉之先，早作準備，摘去其私弊，使這些土豪惡棍，懼怕大人法令。倉內之事自然嚴整。」

賢臣聽罷，滿面含怒，連連說道：「可恨哪可恨！倉庫乃國家重地，此等鼠輩，竟如此膽大欺心，作此蒙弊之事，實屬目無法律。我施某若不治絕這些惡妖，我徒食國家俸祿。能再不與國家出力，與軍民人等除害？似此等之輩，候開倉之時，擒住惡棍，嚴刑審訊，重責不恕。那時事了之後，你三人再加升賞。本官自有辦法，你等三人照常速去，四處訪查辦事要緊。千萬口角嚴密，不可走漏風聲，緊防偷漏之徒。」關小西聽罷，連忙答應，轉身出了書房，仍然各處查訪。三人去後，施公坐在書房，吩咐施安取了一部《綱鑑》，大人觀看不提。

且說通州城出了一件奇事：此莊離城三□里，地名叫聖義村。村中有一家姓劉，只有夫妻二人，家中小富，娶妻郝氏。

平日吃齋念佛，廣行善事，近方的人多稱為劉好善。半世無嗣，年至四□歲，忽生一子，夫妻二人甚為歡悅，以為有了後嗣。更加修德，諸事謹言慎行。老夫妻二人總要教訓兒子成名，才合心意。不料長成是個傻子，夫妻因此悶悶不樂。郝氏時常含淚歎氣，劉好善勸解郝氏，隨說道：「你我總要望長處想。常言說：『有子莫嫌愚。』愁悶也是無益於事。你我雖然子傻，尚不絕祖上香煙。倘然你我死後之時，任他去罷！凡人生天地間，各有一定的造化，兒女不能替死。縱然千思萬想，也難逃幽冥之鬼。無兒女也不過如此，那裡黃土不埋人，你今太多此一舉。」郝氏聽罷，只得忍淚含悲道：「夫主，我豈不知，『眼前歡樂終歸土，誰能替死見閻君。』話只如此，可惜你我吃齋念佛，修個傻子，看來總是無報。」好善說：「賢妻言之差矣！常言道得好，人總有一種的造化，又何必多慮。」夫妻正在閒談，忽聽門響，傻子叫聲：「媽呀！我餓了，吃點齋兒。」連喊帶走，進得門來，站在夫婦面前，只是哈哈傻笑。夫妻見罷，不勝鬱悶。又過了幾年，老夫妻雙亡。村中人憐恤此傻子憨，又念老夫妻行善，合村人幫助發喪殯葬已了，剩下傻子伶仃孤苦。村中現有三官廟，村中公議，將他送在村中當和尚。廟中有一位老和尚年已七旬，把傻子收為徒弟。又過了幾年，傻子長到□七八歲，還是人事不知，就是傻笑。老和尚教授他經卷，只會一句：「我的佛。」

一日，天色將晚，老和尚命他關上角門。師徒二人在禪堂對燈而坐。老僧想起傻和尚自家的苦處，不由點頭歎息：老僧屢次的望他說話，全然不懂，就是傻笑不絕，卻是心無二意。

老僧正然思念傻和尚之事，暗自思想，忽聽外面有人敲門。老僧只當是莊主前來閒坐，叫傻徒弟：「你去開門，問是何人敲門？」徒弟應聲而去，來至角門把門開放，問：「是誰打門？」

也不等人答話，往內就跑，對著師父只是哈哈傻笑。又聽外面有人叫，老僧無奈，只得自己出門去看。隨問了一聲，乃是借宿之人。

老和尚往裡相讓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兩個僧人，其俊無比，又細看卻是一僧一尼。老和尚看罷，也不說破，叫聲：「徒弟，你送他二人到西配殿去安歇罷！」此時月色當空，不必點燈。

老僧見傻子領他到西配殿，剛轉身要走，忽聽女僧「哎喲」一聲，口內只嚷：「肚裡疼！」老僧走到門外，只見女僧坐在地上。老和尚連忙問道：「所為何故？」那女尼言說：「到了臨月之期，求老和尚發一慈悲，借一席鋪地。」老和尚聽罷，暗自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哪不是行善？」叫傻弟子取了兩把乾草出來，交給與她。老僧與徒弟回到禪堂。不多一時，忽聽小孩啼哭之聲，老僧知女尼已是分娩，這才雙手合掌，念了幾聲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！」又叫徒弟熬了些飯湯，端著一同拿至配殿。走到門首，只見殿門緊閉。老僧叫聲：「小師父開門！」連叫數聲，並無人答應，老和尚心中納悶：莫非殿中僧尼自縊？

待我瞧瞧如何。隨叫：「徒弟拿燈來。」徒弟答應，端燈引路，老僧扶他肩膀來到角門，看了看各門皆是閉著，只得復回到配殿門外，又叫幾聲，仍不見答應。正在猜疑之間，忽聽殿內有痰聲。老僧聽罷，大吃一驚，說：「傻子快放下燈來，殿前去救人！」傻子忙把燈放下。老師父雙手把門開放進去，叫徒弟拿起好來照看，並不見人影。滿殿內惟有香煙繚繞，隱隱聞有音樂之聲。老師父詫異，又復振目一看，並不見血跡嬰孩，連乾草卻也都不見，地上並無別物。老師父叫：「徒弟，你且帶上殿門。」徒弟答應，剛要用手帶門，只聽門後草聲響亮，老和尚忙拿燈來觀看：只見門後一邊一束乾草。老和尚暗想，這必是把孩子弄死，裹於草內，他二人逃去。隨叫：「傻子，打開草捆。」忽聞一陣香氣撲鼻，又細一看，內有一物放光。老和尚走至近前，原來是一部經典。

老和尚看罷，心中甚喜，知是神物所賜的珍寶，連忙念一聲「阿彌陀佛！」打開看時，上面並無字跡。老和尚暗自吃驚，說道：「奇怪！」哪知這經是劉好善善心感動菩薩點化送來的。

傻子本是羅漢臨凡。一人得道，九祖昇天。劉好善夫妻一世行善，所以感動神佛羅漢下界，是以神人送來金字真經點化他。

老和尚不知，拿著經捲去，說：「是何緣故？為何經卷無字？」

傻子一旁站著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師父，那上面不全是些大黃字！怎說無字，說他奇怪呢？」老和尚聽罷，忽然醒悟說：「是了，這經原來是這傻子的造化。」想罷，師徒回至禪堂，將真經供在佛龕之內，虔誠拜畢，天已黎明。老僧坐在炕上，因夜間受了點風寒，第二日便就臥病不起。不多幾日，竟自嗚呼哀哉！

合村公同幫著傻子將他殯葬已畢。從此廟內只剩傻子一人。這傻子自得了金字真經，暗有神聖傳法，教他這部經典。傻和尚日夜虔修，便得了佛法，深明道理，往往說些個隱語。村中人看不透，只當作瘋癲傻話，全不理論。和尚也不肯明彰異跡，終日在廟中傻說傻笑。

這年到了康熙四□三年，天下大旱，直至五月中旬尚未落雨，軍民人等著忙。各處督撫進折表奏。佛爺覽畢，降旨御駕親臨，拈香默禱。王公侯伯、五府、六部、□三科道，各衙門文武官員，俱沐浴候隨聖駕。京都庵觀寺院，僧道尼跪奉皇經。

又頒行天下，各省禁宰殺，一體叩祈甘雨。順天府轉詳各州府縣文武官員，與各廟宇設祈雨壇，令高僧、高道叩拜神佛。各衙一例遵辦，禁葷食素。

且說賢臣在通州，會同合郡官員，連忙派人到城隍廟設下雨壇。僧、道揚幡掛榜，法器齊鳴，僧、道上壇各奉真經。賢臣蟒袍補褂，同眾文武，每日焚香，佛前拜禱，叩求甘雨。這日正同文武佛前行禮，只見有人前來稟報，說：「有巡漕御史在城外下馬，現時到了館驛，小人們前來稟明。」不知這位御史姓什名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